

# 一片冰心 在玉壺

◎ 藍色獅一 著

秋風原上，劍舞紅衣，長歌一曲，  
映掩紅顏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美景，  
萬種風情，只與你說

◆ 上冊 ◆



蓝色狮 /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  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片冰心在玉壶(上、下)/蓝色狮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9.2

ISBN: 978-7-5360-5618-3

I. 一… II. 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11952号

总策划: 王满龙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---

出版发行: 花城出版社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: 34

字 数: 436,000字

版 次: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元(上、下两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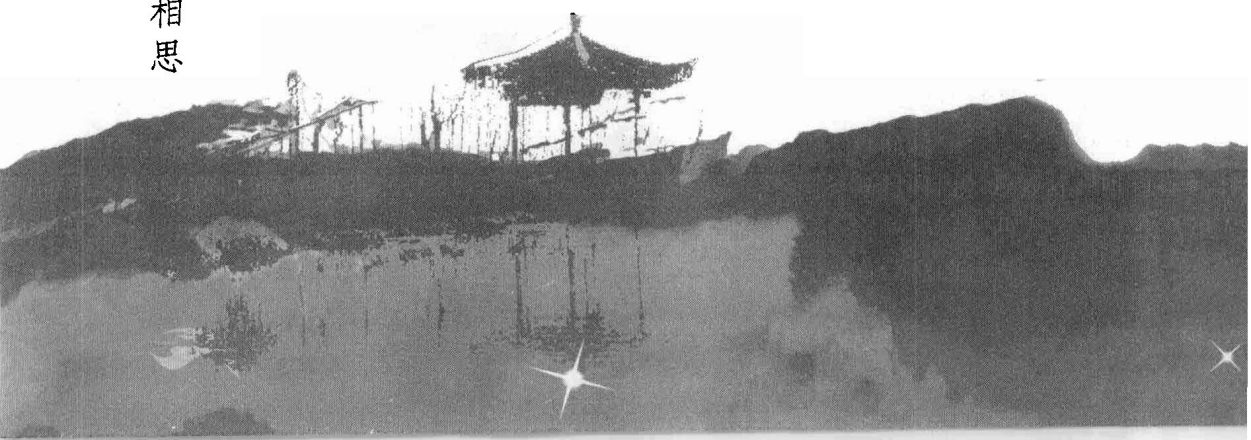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★ 目录 ★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48. 219. 199. 166. 164. | 161. 153. 130. 109. 88. 76. 61. 50. 43. 30. 19. 7. 5. |
| 第四章 共赴险境                 | 楔子 烟雨长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三章 如今既相知，如何不相思          | 第一章 江湖儿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二章 两心相悦                 | 第二章 「遁入」公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一章 七叶槐花                 | 第三章 往江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楔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四章 查案初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二卷 剑舞红衣                 | 第五章 少年王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六章 查案二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七章 姐妹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八章 江湖奇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九章 同舟共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十章 死里逃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十一章 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尾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



第一卷  
烟雨长歌



# 楔子

皇祐二年，八月初三，开封。

油纸糊的灯笼在风雨中飘来摇去，火光闪烁不定，映得官家驿站的门口忽明忽暗。隔着雨声，一项很不起眼的蓝布小轿拐过街角，停在驿站的门口。

从轿里钻出来的人，一身青袍，面色冷漠，径直上前叩门。

不一会功夫，官役满脸不耐地从里面开了门，看见来人，慌忙换上笑脸，腰也顿时躬了下去：“大人。”

“姑苏织造白大人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后面的厢房里，小的来领路。”

见这位大人身边并无小厮，官役忙又是打伞又是提灯，将他引至后面厢房。

“就是这了，要不要小的给您冲壶好茶送来？”

“不必，我若有事自会唤你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你不用过来了。”

看官役退下，他方抬手敲门。

“大人！快请进，小人已等候大人多时。”一位不惑之年，身材微圆的男子开了门，见是青袍人，慌忙往里让去，“这两日小人递了封信进府，大人可看见了？”

“看见了，”青袍人不耐烦道，“……谁让你进京来的？”

姑苏织造白宝震见他一脸冷然，顿时愣住：“小人、小人以为此事事关重大，应该和大人相商才是。”

“相商……”他冷笑，“宝震啊宝震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是想看着我死在那虎头铡下你才甘心啊！”

“小人不敢！”白宝震双膝一软，已然跪在地上，语气间隐隐的哭腔，“大人何出此言？小人便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这样想啊！”

见他如此，青袍人语气又软了下来，伸手扶住他，叹道：“我也知道你还不至于如此，你比不得他们，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，有了事便只知道躲着藏着。”

“大人明鉴。”白宝震却不敢起来，“只是现在那包拯已经开始疑心我，下官惶恐，故进京请大人的示下。”

“你可将账册带来了？”

“没有，此物兹事体大，小人怎敢随身携带。”

“你做的很对。”

青袍人点头赞许，不经意地将食指在墨漆桌面上轻轻扣两下——身后凉风掠过，白宝震只觉背心一凉，低头惊诧望去，一柄利剑已穿胸而过，剑尖上的鲜血犹

自滴落。

“我也是没办法，你好好去吧，”青袍人淡淡道，“你的家人我自会安置，不会亏了她们的。”

白宝震艰难地张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不妨那剑猛地一抽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一口气还未来得及喘上来，便断了气。

“大人。”

握剑的赫然是方才抬轿的大汉，抬手收剑，行云流水，显见是一名用剑高手。

青袍人嫌恶地看着衣襟上的污血：“你到里面看看，看他都带了什么来，务必搜仔细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倒在地上的白宝震气息已断，双目犹自圆瞪，青袍人看了不耐，踢了踢，让尸身翻了过去。

“禀大人，仔细搜过了，只有些银票，衣物，并无其他。”大汉从里面转出来，将搜出来的东西摊在桌上。

青袍人翻点一番，果然没有其他，点头道：“做得干净些，莫让开封府找到什么把柄。”

“小人明白。”

风急雨骤，小轿很快隐没在黑暗之中，就像不曾出现过一样。



# 第一章

## 江湖兒女



晌午时分，锦丰酒楼内宾客满堂，笑语喧哗。

这酒楼是开封府数一数二的大客栈，生意兴隆，宾来客往，直把伙计们忙得团团转，饶的是在凉爽秋日里，也汗湿了一层里衫。

“是这里了！”

莫研牵着马匹，俏生生地立在灯笼底下，仰着头望着招牌上面的字……从蜀中到京城，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天，总算是到了，这还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自己出这么远的门。

“姑娘，快请进来！当心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！”小二满脸笑容地迎出来。

她笑吟吟地将缰绳交到小二手中，吩咐道：“这匹马的后腿受了伤，麻烦你好生照料，找个大夫给它看看。”

“受伤了？”小二探头望去，枣红马的后腿下部用白色丝绢包扎着，隐隐能看到血色透出。

“当心点，它脾气不大好。”莫研提醒道，下意识地揉揉肩膀处的青肿。

“您放心，一定给您照顾妥妥当当。您是打尖还是住店？”小二将马匹交给客栈的马夫，往里让去。

莫研除下鹿皮手套往里走：“住店！要间上房，对了，你替我打听下，有没有一位来自蜀中的李栩住这里？”

“李栩……蜀中……”店小二愣住，表情怪异，忽压低嗓音，“是不是四方脸，留着八字胡？”

莫研喜道：“对啊！就是他！你见过他？”

店小二无语，默默低头，低头擦桌子。

“喂！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话啊！”莫研催促他。

“嘘！”店小二连忙叫她噤声，这才低低朝她道，“这个人，姑娘还是不要听说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莫研莫名其妙，“你快说，这个人我非得找到他不可！”

“您和他有过节？”店小二小心翼翼问道。

“嗯……算是吧。”她含含糊糊地点点头。



“那你放心吧，我听说昨夜里，这个人就被逮起来了，现在八成在开封府的大牢里。”

莫研吓了一跳：“不会吧？他怎么会被逮住？犯了什么事？”

小二摇摇头：“犯什么事我不大清楚，不过听说那人武功高得很，是展大人出手才制住了他。”

“展大人？”

“就是开封府的展昭大人，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那身功夫……”店小二挑起大拇指，啧啧称赞，却没留意身边客人的脸色。

“……不就是只猫嘛！”莫研低声嘀咕，快步返回客栈内。

客栈里的饭菜味道虽好，却不甚合她的胃口，莫研草草扒了几口饭，就回房休息。只在房中坐了片刻，终是不放心，还是决定到开封府探探风声才好。

正是午后，开封府的大门口两名衙役发着秋乏，呵欠一个接一个地打，又不敢太明显，嘴微微张了小口子，呼出的气倒都从鼻子出得多些。

莫研远远地站着看了半晌，还是决定绕到角门去。

角门只有一个衙役守着，看上去倒也还和气。

“这位大哥！请问昨儿抓进来的李栩可是关在这里头？”

衙役抬眼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，才道：“你……是他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我师兄。”

“姑娘姓甚……？”衙役抬眼，忽看见她身后的人，一下子变得恭敬起来，“展大人。”

莫研回头，身后一人，蓝布长袍，儒雅俊秀，手中青锋三尺有三，柄长七寸，光华流转，正是巨阙。

展昭！在开封府手持巨阙的自然不会再有别人。

“这位姑娘有何事？”展昭见莫研一身风尘仆仆的打扮，不似京城中人。

“她说李栩是她师兄。”

展昭闻言，眉峰微蹙：“你是李栩的师妹？”

“是你抓了我师兄？”莫研挑眉望他道，“不知我师兄所犯何罪？可否探望？”

“令师兄……”他略一沉吟，“姑娘请随我来。”又朝衙役微微颌首，示意无妨，便领着莫研进开封府内。

一路曲曲折折，绕过几处院落，展昭径直将她带到包拯外书房，让她暂在外面等候，遂撩袍入内。

莫研展目望去，此处院落比方才经过的几处更加清雅，不远处一株桂花树，上面花儿初开，细细小小的淡黄花瓣舒展开来，香气四溢，给这沉静肃穆的开封府添





了几分柔软的雅致……

不一会儿，展昭掀帘，唤她入内。

除展昭，屋内已有二人。一人坐于桌后，面色微黑，不怒而威，显是包拯；另一人在旁，却是位白面师爷，想来应是公孙策了。

“姑娘请坐。”

莫研自拣旁边椅子坐下，有礼道：“包大人，在下初到京城，便听闻师兄为展大人所擒。不知我师兄究竟所犯何事？”

“本月初三，姑苏织造白宝震白大人被人一剑穿心，另外还有一名官役，都死于官驿之中，姑娘可知道？”

她自是一惊，摇摇头：“……我不知道。”又飞快补上一句，“不是我！”

包拯仍正色道：“从令师兄李栩包袱中搜出银票两千两，另有白大人随身玉佩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师兄杀了他！”莫研皱眉，急道，“我师兄不会杀人。”

“罪证确凿。”

莫研不以为然，摇头道：“什么叫罪证确凿，难道你们有亲眼看见我师兄杀人！东西也许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。”

包拯默然不语，微微有些失望。他本奉旨彻查江南贪没，查到姑苏织造府时，便发现疑点重重，刚有了些眉目，偏偏这白宝震便不明不白地死了。若说是凑巧，他实在难以信服。

他原就疑心李栩是被人栽赃嫁祸，本希望他师妹也许有什么凭证可供参详，但看面前这姑娘年纪不过十五、六岁，一派天真烂漫的模样，看来是帮不上什么忙。

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誉，想来不会冤杀好人。”莫研站起身来，目光直视着包拯道，“我师兄不会杀人，还请您放了我师兄才好。”

包拯缓缓摇头，沉声道：“姑娘要知，若无证据，本府难以放人。”

莫研咬咬嘴唇，显是不满，却又无法可施，思量半晌道：“包大人，可否让我到案发所在看看？还有，我想见见我师兄。”

“我很明白姑娘的心情，但姑娘非我公门中人……何况，本府也已经派展护卫细细看过案发所在。”

“展大人看过了……”她轻笑一声，转头望向一旁抱剑而立的展昭，眉峰微挑，“展大人，你出入这间屋子一定不下上百次了吧？”

展昭微怔，颌首道：“不错。”

“那好，你可知这院中有几棵树？有几种花草？此时开花又是哪几株？”

众人皆是一愣，莫说展昭，便是包拯与公孙策每日出入此间数次，也不敢说对这些日常所见之物记得清楚。

展昭仔细想了想，才道：“有三棵树，一棵桂花树和两棵松树。花草有菖兰、



美人蕉、紫藤萝……开花的好像桂花和美人蕉。”

莫研笑吟吟地点头：“差不多，不过你少说了几项：还有金镫龙草，晚香玉，墙根底下还有两株绿萼，只是照顾得不好，怕是要枯了。开花的还有青芸藤，它的花小，又绕在松树上，想是你没瞧见。”

她寥寥数语，众人皆在心里直道惭愧，没想到她只在外间呆了一会，便将景致尽收眼底。

“姑娘好记性，展某惭愧。”展昭望着她，微笑道。此时才留意到这位姑娘虽然其貌不扬，眼睛却如点漆一般，明亮之极。

“展大人此言差异，这并非是记性，不过是看你留不留心罢了。比如……”她自信满满，眉梢眼角皆透着些许得意之色，“我还知道你刚从八贤王府中回来，未曾用过饭。你心中一直在想这个案子，回来时又特地去案发所在的周围瞧过。我说的可对？”

“……”展昭不可思议地望着她，“姑娘莫非一直跟在展某身后？”

她侧头笑道：“我跟着你做什么？再说我也是午时才到的京城。”

公孙策捻须笑道：“姑娘不妨说来听听，是如何看出展护卫行踪？”公孙策向来自认才智过人，只是连他也想不明白这位姑娘究竟是如何看出的，不禁十分好奇。

“说出来就一点也不稀奇了。”她道，“展大人衣衫上沾有极淡的龙涎香味，龙涎香千金难求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，只有王公贵胄才点得起这种香。况且展大人并未骑马，说明所到之处并不远，就在京城之内。住在京城之中的就只有八贤王，又听闻包大人素来与八贤王亲厚，那么展大人自然多半是去了八贤王府中。”

“怎知他不是进宫去？”公孙策故意问道。

“他没穿官服啊。”莫研理所当然地回答道，接着继续道，“龙涎香最娇贵，若沾染了其他香气，便不似这般清雅。展大人若是用过饭，被这饭菜的味道一熏，我闻到的就不是现在这个香味了。”

展昭含笑，他确是去过八贤王府，只是没留意身上会残留有龙涎香。

“姑娘怎知我又去过案发所在？”

“这也简单。习武之人若是心中有事，脚下便不免会有滞泄。展大人既有御猫的名号，轻功自然是绝佳的，鞋尖有泥不稀奇，可鞋跟处仍旧有几处泥点，说明你心中惦念此案。而你衣角下摆微湿，隐约可见青苔痕迹。此时是大白日，在京城内行走，又不与人动手，根本不必飞檐走壁，那么只有可能是在探查案发所在时不小心沾染上的，多半是屋顶瓦上的青苔。”

包拯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可姑娘怎知展护卫想的就是这个案子呢？”

“我原也不知道！”她望向他们，目光流转，光芒闪动：“是你们告诉我的！”





“我们？”

“我虽未来过开封，但我也知道堂堂开封府衙岂是随便人说进就进的。展大人在门口遇见我，不过才知道我是李栩师妹，便将我带进来，那时我便知道此案必定非同小可，因此你们不愿放过任何一丝线索。进来后，包大人又说了姑苏织造大人遇害之事。朝廷三品大员遇刺身亡，自然是大事，也难怪展大人惦在心中。”

公孙策听完，与包拯相视一笑，道：“听姑娘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一点也不稀奇了。”

“姑娘确是冰雪聪明。”包拯笑叹道。

听此赞赏之言，莫研安然受之，仿佛天经地义，又朝包拯道：“我师兄之事，大人务必细细查明，万不可冤杀好人。我师兄他天性桀骜不驯，但心地却是极好的，从不伤及人命。”

包拯闻言不语，半晌才叹道：“此案确实疑点重重。”他抬头望向展昭，“展护卫，你带这位姑娘去见见李栩。”

“多谢大人！”

莫研朝包拯拱手施礼，方随展昭步出。

“还未请教姑娘芳名？”

带莫研往大牢的路上，展昭问道。

“我姓莫，单名一个研字，研墨的研。”

莫研、研墨……展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莫姑娘，我衣衫上青苔并不是在屋顶沾染，而是在八贤王府的花园中不留心沾上的。”

莫研挠挠耳根，笑道，“这我倒没想到，你方才怎么没说？”

“暇不掩瑜，姑娘说对九成，已是不易。”

“对了，展大人！”她担忧问道，“是你擒的我师兄，你……没伤他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说话间，转过拐角，又穿过一扇铁门，开封大牢便在眼前了。虽然称做大牢，但事实上这个牢房并不大，不过才四、五个牢室而已，只暂时关押些未过堂的犯人，过了堂的犯人都会押送大理寺。

展昭上前与看守狱卒寥寥数语，狱卒便很爽快地开了牢门，让他们下去。

“五哥哥！”莫研几乎一进门就看见了李栩。他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牢室那方日光照得到的地方，用手指细细地梳理头发。

“小七！”李栩见到莫研自是欢喜，从地上跳起来，奇道：“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”

“我不来，谁来救你啊！”莫研嘻嘻地笑。

“你不会是来劫牢吧？”



李栩明明瞥见她身后的展昭，故意装作没看见。

她晃晃脑袋，笑道：“劫牢不好，还是劫法场风光些！”

“哎唷！”隔着牢室的木头空隙，她脑袋被李栩用力瞧了一记。

“要不是为了等你，我何至于跑到这里来坐牢。”

“怎么是我的错！我不过晚了几日到嘛。”

“几日？”李栩咬牙切齿，“我等了整整二十多天，钱都花光了。”

“我也是没办法，马伤了腿，又不能骑，走半日还得歇半日。”莫研委屈地揉揉脑袋，“对了，这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什么姑苏织造的家伙怎么死的？”

“我哪知道他怎么死的，反正不是我杀的！现在这些朝廷阿猫阿狗……”李栩特别将“猫狗”二字读得特别重，边说边拿眼斜展昭，“简直是草菅人命，随便逮个人就交差，喀嚓我之后，他们才好领赏。”

展昭在旁静静抱剑而立，眼帘低垂，神色间波澜不惊。

“那你被人栽赃了？你都没发现？”莫研奇道。

“我昨天刚睡醒，才发现桌上多了包东西，还没来得及看什么东西呢？这位英名神武的展大人就进来了，我还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呢！”

莫研摇头叹气道：“五哥哥，我早就说你睡觉睡得死，你还不承认！有人进来都不知道！……展大人，你怎么会知道东西在我师兄这里？”

“有人报信。”展昭道。

“谁？”

他微蹙了眉：“不知道，他只留下一封信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师兄一定之前就被人盯上了。”她皱眉想了半晌，又问李栩，“你来了京城之后，有没有偷过东西？”

李栩冷哼一声，不吭声了。

“快说啊！”莫研从空隙中伸出手，扯扯他的头发，“这时候你还装什么风流侠士！”

“哼……”

李栩头发被她揪得生疼，硬撑着就是不做声。其实他倒不是不想说，只是展昭在场，他怎么能当着这只猫儿的面招认自己偷过什么东西。

展昭自然明白他心中所思，并不看他，只淡淡道：“偷盗杀人，孰轻孰重，相信李兄心中自有权衡。”

闻言，李栩又是冷哼一声。

莫研不耐地又扯扯他头发：“别哼了！……快说！难不成你真指望我去劫法场。”

“……我就前夜去了趟张尧佐的府邸，”他总算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口，“可我也没拿什么东西啊，就随便拿了那么三、四、五、六件……”后面的话越发小声，



只是含含糊糊一带而过。

“没人发现？”

他昂昂头：“你师兄我的轻功是白练的吗！都被我甩掉了。”

那就是说，还是被人发现了——莫研想了想：“张尧佐，他不是那个三司使吗？”

“你到朝廷一品大员府邸偷盗。”展昭转头望他，心中似若有所思。

不等李栩开口，莫研便已不满道：“这张尧佐不过仗着自己侄女是皇上宠爱的贵妃，把持朝政，这大宋倒有一大半的家当都在他手里捏着。皇上美人当前，祖宗不任外戚的规矩也忘了，竟然弄了这三司使的差事给张尧佐。”她不以为然道，“这样的人，偷便偷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她说得虽是实情，但话语间毫不忌讳，对皇上也颇有微词，展昭不由微皱了眉。

“除了那里，你还去过别的地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斜眼看她，“京城这鬼地方，一点都不好玩。要不是为了等你这丫头，我早走了。”

莫研盯着脚尖，原地转了两个圈，还是想不明白，抬头道：“那……这些天，你周遭有什么稀奇事没有？”

李栩摇了摇头，将方才莫研扯过的头发掠到胸前，细细梳理好。

“五哥哥，你在这牢里再待几日，我想想法子。”莫研转头问道，“展大人，我师兄几时过堂？”

“此案疑点甚多，近日内应该不会过堂。”

“小七！你万不可逞能！”李栩正色道，“自己当心才是！”

莫研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就这么点能耐，横竖也闯不出什么大祸。”

两人出了牢室，到了外间，她抬头望向展昭，轻声问道：“若是抓不到那栽赃之人，是不是我师兄就非死不可？”

看展昭默然不语，莫研便已明白答案，咬牙道：“那就说什么也得把那个人给揪出来！”

“莫姑娘，这是朝廷之事，包大人自会尽力办理。姑娘还是莫插手为好。”展昭沉声道

“事关我师兄生死，我怎得能不理！”莫研急道，“包大人纵然三头六臂，也不可能事事周全啊。我若查出那人，既救了我师兄，不也是帮了你们吗！”

“查案并非江湖儿戏，自有公门规矩，姑娘并非公门中人，不方便插手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莫研咬咬嘴唇，没再说话。

命衙役送莫研出角门，展昭复回到外书房中，细细禀明。



“李栩在前夜去过张尧佐的府邸！”包拯皱眉望向公孙策，“这其中会不会有关联？”

公孙策点头道：“大人是说张尧佐和白宝震之间……学生以为，白宝震此次上京十分蹊跷，皇上无召，他突然进京很可能就是来找某人。若说这个人是张尧佐，这许多事情便说的通了。”

“这也不过是本府的猜测。”包拯眉头皱得越发紧。

张尧佐总管大宋财政，在京城结交不少朝臣，势力颇大，上又有皇上庇护，此事若与他有牵扯，确是麻烦非常。

公孙策知道包拯心中所思，知他不免烦闷，遂岔开话题，朝展昭笑道：“那位姑娘可回去了？”

“已经回去了。”

“那姑娘倒真是冰雪聪明，”公孙策笑道，“可惜年纪尚轻，又是个女儿家，要不然我倒真想请大人将她召入衙内，定是个得力助手。”

包拯闻言，淡淡一笑：“难怪说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这话却是不错。可惜，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为朝廷所用。”朝中诸大臣，凭着真才实学获得皇上赏识的不过寥寥数人，而那些位高权重者，又有几人是真心想为这大宋的江山社稷？想到此层，他只觉得胸中郁郁，不由长叹口气。

“大人……”

公孙策未想到自己一句话，倒勾起包拯这番心事，笑道：“大人这么说，学生和展护卫都无地自容了。”

展昭笑道：“展某不过一介武夫，委屈了先生倒是真。”

听他二人一唱一搭，包拯不由失笑，摆摆手道：“罢了罢了，你们两个别给我下套子。展护卫，你先去用饭是正经，只怕晚些时候还有事。”

展昭提剑施礼，微笑着：“属下先行告退。”

看他出门而去，包拯叹道：“此次江南贪没才开了个头，便死了个三品大员，想到来日将要发生之事，实在令本府心惊。”

“世间之事，有因才有果，大人又何必为此伤神。”公孙策道，“皇上好不容易才下了彻查江南贪没的决心，大人万不可手软。”

“先生所言极是。”

包拯站起身来，一方阳光自窗口透入，落在书桌的纸墨之上，微微炫目。

夜深时分。

开封府内一片寂静，唯包拯外书房内灯烛依旧。

巡夜的官差两人一组，共六组人交叉巡夜，两个时辰换一班，个个神情肃然，并没有丝毫的怠慢。





远远地，能听见梆子敲过三声。

“大人，已是三更天了，早些歇息才是！”王朝恭敬道。

包拯搁下笔，捏捏了眉心，淡淡笑道：“已三更了……我说怎么觉得眼睛酸疼呢。”

“您这几日，每日里都没歇几个时辰。”王朝道，“夫人方才悄悄来探过几次，都不敢惊扰大人，想是心里担心得紧。”

包拯闻言一怔，缓缓起身，方才过于专注，竟不知夫人来过。他步出外书房，王朝锁好门，随身在后，往后院府邸行去。

才行至院中，身后便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声，王朝身形一凝，飞快回头望去，却没发现任何异状。

“怎么了？”包拯停步问道。

王朝复细细扫过周遭，回道：“无事，大概是猫吧。”

待两人离去，一个黑影轻轻巧巧地自屋檐梁上翻落而下，落地时悄然无声，显然轻功不弱。

外书房的门已上了锁，黑衣人也不动锁，只从怀中掏出根小小的银簪子，从旁边窗户的缝伸进去，轻轻一拨，窗户已开。

黑衣人从窗户跃入书房，随即合好窗户，轻轻行至书桌旁，翻检起来。窗外虽月光如水，但因门户全闭，室内颇为昏暗，那人眼神确甚好，伏身翻翻拣拣，有条有理，并不弄乱东西。

“《庆历详定编敕》、《皇祐编敕令格式》……”

“《盐税总要修正》……”

“《刑统》大义……”

难怪包拯这么晚还不睡觉，原来除了案子，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办。黑衣人在心中暗道，复将这些册子放好。

再待想打开抽屉，忽听门砰的一声被打开，一道剑光如水银流注，直刺过来！

黑衣人慌忙躲闪，身子一矮，从桌子下滑出，反手从腰际抽出一柄软剑。

两剑相交，火星四溅！

来人一袭红衣服，黑色官帽，剑光映在他脸上，愈发衬得眉目俊秀。

“展昭！”

黑衣人看清来人面目，心中暗叫不好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是这只猫的对手，还是得赶快溜才行。

他用力格开剑，使了招白蛇吐信，直取展昭咽喉，将之逼开，方趁空跃出屋外。

外间，刀刃如雪，王朝、马汉等诸人个个持刀而立，不知何时已候在当地。

只是一瞬迟疑，后面展昭已紧随跃出，巨阙如电，直奔门面而来……

蒙面黑巾飘然落地！



“莫姑娘！”展昭撤剑收回，星目含怒，“你夜闯开封，所欲何为？”

莫研立在当地，看周遭都是兵刃相向，真是半分办法也没有，只好苦着脸道：“我若说是误会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展昭自然是不信：“方才姑娘在书房中找什么？”

“你白日里说，有人留了封信让你去擒我师兄，所以……我想瞧瞧那信是否有线索可寻。”莫研一脸无辜道，“我就是打算瞧瞧，又不是来偷东西的，你们大可不必如此。”

“先将她押入大牢，待明日包大人提审。”展昭示意马汉，沉声道。

忽有一声音自众人身后响起：“不必等明日了，把她带到书房吧。”正是包拯的声音，原来他行至中途，听见这边的动静，故去而复返。

“大人！”

展昭本欲劝他先行休息，但想到包拯的脾气，还是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上前缴了莫研手中的软剑，将她带至书房。

“包大人！我是冤枉的！”

包拯才刚刚坐定，莫研就飞快道。

“那么，姑娘倒说说看，他们冤枉你什么呢？”包拯微微一笑，问道。

“冤枉我偷东西啊，可我没偷！”莫研委屈道，“我都说了，我只是想看看那封信。这开封府里头的东西，还没有几样……”她眼角溜过展昭手中的巨阙，“是我看得上的。”

“莫姑娘，展某并未说你偷东西。”展昭道。

“你虽然没说出口，可你的眼神就是那个意思。”

映着烛火，她的眼睛亮得出奇，理直气壮地看着他。展昭一时语塞，虽然此言颇有些强词夺理，但自己当时倒确实是这么想的。

“姑娘想看信，可以对本府直言，为何要夜探开封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展大人再三地说你们衙门的事，不让我插手其中。我想，你们大概也未必肯给我看信。再说……”她笑嘻嘻道，“包大人日理万机，劳心劳力，为这点小事打扰您我也不忍心，所以干脆就自己来了。”

包拯方才已看过桌上东西，竟还是自己方才离开时的情形，并未缺少物件。他阅人无数，看这姑娘虽然天真烂漫，但眸正神清，不似奸佞之辈，想来所言非虚。

“姑娘，那封信在这里，你看吧。”包拯从旁取了信，示意王朝拿给她。

莫研接了信，并不急着拆开，将信封对着烛光端详了片刻，又凑到鼻尖闻了闻。接下来，取出信笺，同信封一般端详半晌，方展开来细看：

欲擒凶犯 锦丰天字二号

“姑娘可有何发现？”包拯问道。

莫研皱眉摇摇头，道：“从这信上看，我也猜不出这人究竟是谁。”

